人间真情

# 想起那行热泪

仄平

难得的一个周末不加班,妻子说想吃手工馍了,耐嚼有味道。面粉在阳台上,还有小半袋,那是回老家过年返新的时候,父亲双手撑着袋子,母亲一瓢瓢往外舀,足足装了有五六十斤吧。父亲直了直他那弓形的背不住地说,自家的麦子,你娘骑着三轮车专门跑到外村磨的,城里买不到这些。后备箱已塞得没一点空隙,我嘟囔着"装不下了,也吃不着",而父亲依旧不急不慢地说,两个孩子开销大,能省点就省点。

豫东人喜欢吃面食,早上馍馍、中午面条、晚上还是馍馍,一天三顿离不开小麦。爷爷在世的时候说,庄稼汉吃这个,干活才有劲儿。我知道,这些白里透黑的面粉,充分保留了麦麸,又凝聚了农人们多少心血汗水,甚至泪水!

那年,我辗转来到县城读书,在城中村与同学合租一间房,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要爬起来上学。天快亮时,我正在一场乱梦中纠缠,突然闯入一人,直呼我的小名,原来是父亲来了。正月十五没有过完,他就背着被子到河北打工了,怎么就出现在这里?况且没有电话没有通信,他约略知道我住在这高楼间的小房里,又怎么摸到这儿?一连串的疑问,还没说出口,父亲就拉着我往外走,穿过一条条小巷,他突然站住了,慢腾腾地讲着几个月的经历。"工地上活儿不经常,一季就挣了一千五六百块钱。""算着家里该收麦了,老板不让走,不走咋收哩?忙活一年,就指望这几天。"我接过话茬:"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"

父亲年轻时高大魁梧,曾有几年跟着爷爷打铁,农业机械化时代来临,祖传的手艺便丢掉了。为了给娘看病,为了我和哥哥上学,他不得不常年外出打工,专门"捏钢筋",弯着腰一站就是一晌,中途从来不歇片刻。"不怕慢,就怕站"这句话成为父亲教育我们的口头禅。

天彻底亮了,街头的人越来越多。父亲蹲依着半截电线杆,一字一字地问我:"你有一个同学叫啥?昨天晚上我下车时,在车站遇见一个人,说是你同学的爸爸,家里出了点事当紧用钱,我就把腰里的钱全掏给他了……"那时,我对骗子还没有过多的概念,但刹那间感觉这不是一件好事,但望着父亲深陷的眼窝和眼窝里的血丝,我只好答道:"咱去车站附近找找吧!"

路边,卖菜声此起彼伏,空气中满是油条、胡辣汤的味道,我的肚子咕咕直叫,我俩默不作声,一前一后朝城市西边走去,盼着能尽快找到"同学的爸爸"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只见进进出出的汽车,上上下下的乘客,以及摆摊营生的大爷大妈。父亲和我分头找啊找,问问这个问问那个,要么就是摇头,要么就是嘿的一声。"完了,完了,全完了!"父亲坐在装着被子的化肥袋上,抱着头痛哭起来……

爹,咱回去吧!钱没了,人还在就好。俺娘在家里该等急了。我不停地劝着父亲,父亲用他那黝黑干枯的手抹了抹双眼,长长叹一口气,然后让我赶紧回学校上课。我哪里放得下心,执拗着要跟他一起回家。还是那不知坐了多少遍的城乡汽车,出了城,女售票员挨个儿收车费,还是5块钱。我摸了摸裤兜,只有3块钱,连忙对售票员说,我们下车付钱好不好?颠簸中,全车目光投来,满是疑惑。

只有十来个座位,我扶着把手站在车子后半部分,父亲坐在化肥袋上,一路上他掏掏袋子里的被子,又摸摸裤子的左右口袋,终于翻出了一把钞票,五毛、一块、五块……每一张都皱巴巴的。他抠出两张抻了又抻,还是打着卷儿,慢慢起来半弯着腰朝着售票员,"车票,俺俩的。"

一个急刹车,要下车了。下了106国道,过了一座小桥,再沿着白龟沟,走上一里多土路就到家了。多少年,一到年关,我和哥哥踩着木板,沿着河沟上面的厚冰,滑到国道边,盼望着父亲打工归来,有时父亲捎回几块糖果,有时带回一本缺页少角的画册,那一刻是多么的欢喜。

这一回,百感交集。我扛着化肥袋在前面走,父亲跟在后边。一眼望去,大片大片的田地里,有人在地头晒麦,有人在拉麦秧,有人在收拾麦茬,那一块熟悉的只有三亩七分地的麦田,显得多么的刺眼!我停下来喘口气,扭头一看,父亲却停了下来,从路边拾起一把麦,揉碎、吹了吹,又用牙咬了咬说:"熟透了,熟透了。"接着又喃喃自语:"人家都收完了,这么晚才回来,又没挣到钱,没脸回来啊……"一语未完,一行行泪水顺着他那古铜色的脸淌下来,落在他手心里的麦粒上,落在路边零落的麦穗上,落在我无可奈何的心底深处!

铁匠出身的父亲,骨子里自然有几分坚强。火炉熄灭后,父亲就常年外出干建筑,只有麦收、秋收和过年的时候才回来。除了爷爷奶奶因病离世,记忆中,我只见父亲哭过两次,一次是我正上小学四年级,麦子还没黄梢,母亲在医院要做手术,他回家筹钱;第二次便是这次。

水气升腾,麦香的味道飘满整个屋子。一个个白中透黑的馒头,齐整整出锅,我想起20多年前的这件往事,想起父亲,想起父亲的眼泪,自己禁不住泪流满面。父亲老了,背驼得厉害,耳朵也很不好使,也许一路打拼生活,那段心酸的经历早已随风飘散。我却不能忘记,始终藏在心底。我把它讲给妻子听,讲给孩子听……

心灵之光

# 一份申请

司海乐

以前总是我联系刘新旺,这次他突然主动找我,我还真有点儿迷惑。

干活儿勤快的刘新旺,不知为何变懒了。变懒的他加上患有精神障碍的傻妻,驮着两个还小的闺女,生活实在不容易。村里安排他打扫卫生,想法子帮他增加收入,他才脱了贫。身为脱贫户的他,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拖个扫帚懒洋洋地在大街上画眉毛。我头次找他,他鸡窝样的头发,扣子七扭八歪,赤脚趿拉着鞋子,踩在杂草丛生的院地上,满嘴的酒气懒得搭理我。

我随口说:"新旺,这草长得怪旺哩!"

"咋了,那你给俺把院里的草先锄了吧。"他瞟了瞟我胸前的党徽,直冲冲地回怼我。

他的迷茫、抵触、不信任,给我当头泼了一盆儿凉水。但从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我,坚定要从刘新旺的身上扣下"懒惰"的字眼。

我帮他清除了院子里尺把高的荒草,开垦出几块儿菜畦,还种上时令菜苗,小院有了生机。临近收获的季节,豆角鼓着肚皮儿,西红柿露出红扑扑的脸蛋儿,带刺的黄瓜挂在茎蔓下、藏在叶片里娇嫩欲滴。我特意去观察刘新旺,尽管他有时会蹲在菜畦边给菜浇水,但从他瞅菜的眼神里,未能捕捉到他一丝变勤的迹象。

我就问他:"这菜长得好吧。"

"嗯,长得好,又有啥用呢?"

"俺邻居家盖了房就娶媳妇,热热闹闹的,那才带劲儿。"

他这么一说,我抬头再看看他家,老旧的房屋,前不久老化的电线着火,房屋受损坏成了危房,仅有的几件旧家具浸满灰尘,看不出来油漆的底色。

"恁家都不像样了,要用劲儿把房子修好。"我拿了个主意。

"搁以前,我早就修了,现在没那心思。"他话里有话,还挺理直气壮,我也没给他较真儿。

恰好赶上一波政策,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。趁热打铁,我喊来全村的党员义工,一起帮刘新旺盖新房子。满院流动的红马甲映红了刘新旺的脸。一向慵懒的他带着笑意穿梭于人群中,不时地给大家端茶倒水。

"住进新居,满不满意?"我试探地问。

"感谢了,可房修好了也没啥意思。"

他不咸不淡的回答,让我一头雾水,他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?带着诚意,我找机会和他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。也许是被我的真心打动,他长叹了一声:"俺也有个男孩儿,得病没了。""反正转不出这个弯。没了男孩儿,啥都不想干。"他道出了埋藏心底的苦闷。

"你不是还有俩妞,照样孝敬你。"我听明白后提醒他。

"俺大妞眼看毕业了,工作难找,愁死俺了。"刘新旺的脸色阴沉:"你给俺大妞找个活儿干吧。"

"中啊。"我因势利导,一边想着帮孩子申请就业岗位,一边劝他,闺女那可是小棉袄啊。放学的二妞叽叽喳喳地趁机插嘴:"爸,您放心,俺姊妹保准照顾好母亲恁俩人。"之后,我同村党员干部为他大妞的工作跑前跑后,安排去了香菇厂,当上了管理技术员,不久,还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。

有一次,我打电话问他:"咱大妞在厂里还行吧?""中,中,工资不低,比厂里男孩子拿的奖金还高呢。"刘新旺乐呵呵地说。

可是,新旺为啥打电话要找我呢?我心里咯噔一下,不知道他又会提什么要求。

我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家门前,推开门,满园的绿意。一大片雏白菜,镶嵌在湿润的土壤上。院子里没人,一个勤快的身影却跳跃在我的心中:那不就是刘新旺正在给菜地施肥浇水吗?他半蹲着身子,一手提着饶了圈儿的软皮管,晃动的身影正在把挤扁出水的管口对准垄沟,清水喷流而出,在空中形成扇状的帘幕。

"来了!"从屋里出来的刘新旺把我拉出了思绪。

刘新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。屋子里窗明几净,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他拉开了当门桌的抽屉,捏起一盒香烟,熟稔地弹出一支,伸手递给我。我没有伸手去接,说烟酒都戒了。他点头笑了笑,把抽出的烟卷又放回烟盒。

"找我啥事呀?"我急切地问。

"我,我想……"刘新旺欲言又止。

"有啥,就说吧。"我边催他边想,难道他又有更大的困难了?

"其实……"刘新旺张了张嘴巴,伸手从兜里摸出一个信封。他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。

我迅速接过信件,准备打开。

他立即摁住我的手再三地说:"回去再看,回去再看。"

我回到住所,满腹疑虑地拆开他塞给我的信:"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申请人刘新旺。"

我怔住了。

乡情乡韵

# 最后一个铁匠

江红斌

村西的麦地里有两间红砖平房,是史庄村铁匠周克有的铁匠炉。别看房子褪了色,如果找合适角度远远望去,红砖平房背后有迢递的墨绿色麦田,有刚绽出浅黄嫩叶的一排排杨树,有散发着浓郁香味的鹅黄色油菜花,景物交织,与红砖平房相映成趣,端的是一幅美不胜收的泼墨写意画卷。

远远传来空气锤"嗵嗵"的声响,像擂动的战鼓,让人霎时心潮澎湃,热血上涌;俄而传来唐派豫剧唱腔。那力道韵味,让人有种力量陡增的冲动。红砖平房内,鼓风机源源不断舞动空气,铁匠炉里蹿出尺把高的火苗,一根等待煅烧的毛坯铁在火焰里高温熔化,热火朝天的氛围一下子就感染了造访者。然而,这只是一支神曲的前奏、队伍出征前的呐喊而已,真正的高光时刻刚刚开始。毛坯铁在炉火中经受高温,在火苗间跳舞,羽化成仙。白炽的毛坯铁已达一千四百五十摄氏度的熔点,这是铁匠所说的火候。毛坯铁被铁钳夹出,迅疾放在空气锤上锻打。拥有千钧之力的空气锤在铁匠的操作下,或重锤砸下或轻柔敲打,如听话孩子般乖巧。毛坯铁也在千锤百炼下,仿佛成了铁匠手中的一团泥巴,随心所欲塑形,逐渐百炼成钢,浴火重生,来一次惊天动地的涅槃。毛坯铁已变成所需成品雏形,手疾眼快的铁匠根据火候进行降温淬火,青烟伴随着一阵呲呲啦啦的响声冒出,淬火成功。闪着宝石蓝光的成品在地上喘息,慢慢散发余温,让人仿佛能听见成品在嬗变之后发出的低吟浅唱。铁匠终于舒了口气,抹一把额头溪流样的汗水,眉头舒展,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

这便是周铁匠的日常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40年的光阴就在这千锤百炼的锻造中悄然流淌。

周铁匠中等身材,体格健硕。他出身世家,伯父和舅舅都是著名铁匠,15岁时开始拜表哥学艺,拉风箱、抡大锤,练就一副健康结实的身板。大铁锤十来斤重,抡一天下来胳膊抬不起来,为练准头,晚上还要独自抡一阵子。他喜欢大铁锤砸出的"叮当"声,更喜欢多人协同砸大锤,那力道和节奏,那韵律感,让他不能忘怀。尤其是打制一米多长的铁钐,需8个人同时抡大锤协同捶打。钐片薄,冷却快,需要速度,考验着匠人的技术。回忆那热火朝天的打造场景,砸大锤的声响此起彼伏,简直就是乐队在演奏交响乐,让人激动不已。

关键技术师傅秘不传人,周铁匠趴在门缝偷艺可以整夜不睡,硬是凭借一股钻劲儿练得一身好手艺。学成归来,他在村里开了铁匠铺,培养妻子学会打铁,夫妻同心,在铁匠铺众多的村庄里打出一片天地。他的性格就像他锻打的钢铁一样硬,遇到难事独自承担,遇到不合理的事敢仗义执言。客户都成了他的朋友。

周铁匠打造的瓦刀、锄头、斧头等工具,边道整齐,瓦蓝簇新,坚硬锋利,深受用户好评。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实用的产品规范。比如,锄脖弯曲度要使锄桨把儿与人的心脏平齐,叫做"平心锄"。这个角度能使锄头轻松入土,用着省力。再比如,斧头的柄孔必须3厘米大,孔中心稍细,便于安装木柄后,外侧打入楔子,斧头永远不会脱落。柄孔至斧顶4厘米半,至斧刃7厘米,这种设计,抡斧头能得心应手。最讲究尺寸的要数瓦刀,瓦刀总长36厘米半,刚好6层砖高度。刀前宽6厘米半,刀后宽7厘米半,刀头长15厘米半。刀头往砖上一横,砍下的正好是七分头,余下是二分头。泥瓦匠不拿尺子,砌砖墙拐角就能留合适的茬口,很方便。周铁匠非常重视铁器质量,每每听到用户夸奖,心里泛起了甜蜜,自豪感油然而生,更坚定了他把铁匠事业干好干到底的决心。

每天,鼓风机的嗡嗡声,炉火的噼啪声,空气锤的嗵嗵声,砂轮机的嗞嗞声构成了周铁匠劳作的全部,枯燥,单调,机械,重复,难免会产生厌倦情绪。他动摇过,彷徨过。为舒缓心情,他试着学唱戏曲,谁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越来越喜欢唱戏了。

他拖着白天的疲惫,晚上跑到附近村向人学戏,凭借执着的劲头儿,成了一位铁杆戏迷,到处参加戏迷组织的演唱会,一展歌喉。在游人如织的如意湖畔,总能见到他唱戏的身影。他喜欢用假嗓子翻唱唐派豫剧,唐喜成的所有经典唱段他都能唱。打铁累了,他唱一段《南阳关》里铿锵有力的《西门外放罢了催阵炮》,来驱散劳累;订单完成了,唱一段《三哭殿》里的欢快曲调《李世民登龙位万民称颂》,抒发喜悦之情。他说,唱几段戏,一整天的劳累没了,人更精神。他唱得行人驻足流连,唱得如意湖的鱼儿忘记游玩,唱得天上月亮隐在云后不愿离开。有人问他能唱到哪年哪月,他把戏歌《你家在哪里》的唱词唱出来:"只要恁想听,我唱到一百年。"

AI技术再发达代替不了人脑,现代化锻造工艺再精细照样替代不了铁匠炉。小块菜地,路肩、河坡、坟头间小块开荒土地,尤其是山区梯田,凡农业机械到不了的地方,锄头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;钢筋混凝土再高大,少不了瓦刀砌墙打隔断;木工机械再先进依然离不开斧头砍削。如今铁匠收入不高,村里其他铁匠都已经改弦更张,但周铁匠会一直坚持干下去,直到老去,因为村民需要铁器,需要铁匠手艺。这是铁匠的本分,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年近花甲的周铁匠自豪地说:"作为最后一位铁匠,我感到光荣和自豪。"

听了周铁匠朴实的话语,再审视铁匠炉,那两间红砖平房仿佛平添了一种灵气,变得乖巧而美丽。熊熊炉火喷出的是温热的幸福,是最后一个铁匠热爱美丽乡村的一颗跳动的红心。在这里,铿锵的豫剧唱段是对幸福美满生活的真情流露和热情讴歌,而空气锤的嗵嗵轰响震撼心灵,是擂响建设美丽乡村前进步伐的隆隆战鼓声啊!

诗林折枝

# 诗四首

群艺

## 苌弘乐经·乐学

春风骀荡兮博观心丹,
山川异域兮风月同天。
交流长技兮笃学思辩,
读书行路兮阅人通变。
动静外延兮润物内涵,
趣乐健安兮守望清欢。
为而不争兮道法自然,
西学中用兮可期来年。

## 苌弘乐经·贺音

上古神农,养民安生。
虞舜韶乐,声容宏盛。
周王武乐,歌舞奏鸣。
学之习之,贺哉音文明。

## 苌弘乐经

春秋苌弘,向死而生。
观星论圣,以文辅政。
弘乐苌拳,文武传承。
学之习之,诚哉忠文明。

华夏龙腾,贤哲群生。
立言德功,创新守正。
强国信仰,逐梦前行。
学之习之,壮哉汉文明。

## 杂诗——胜涝

风裹豫空水倾城,
雨浸牧野壮歌行。
涝害洪魔奈若何?
牧野儿女气如虹!

注:2021年夏,暴雨如注水患严重,中原新乡几成泽国。然防汛抗疫万众一心气势如虹,众志成城幸无大恙。思忆时情景,余感言记之。

## 麦田示儿

麦陇金黄望丰景,
风雨青绿初长成。
丹心勤学追弘祖,
乐贺正道尚直行。

# 忆秦娥·麦收时节

崔赟栋

好景象
风吹麦田翻金浪。
翻金浪,
万里晴光,
丰收在望。

铁镰化作机声唱,
美团穿梭田畴巷。
田畴巷,
车满新粒,
笑盈眉上。

# 打麦场的月夜

常俊杰

三十年前的打麦场
一张张苇席铺在刚打下的麦草上
初夏的夜
洒下一片静谧的月光

谁家的狗,倏地
从散发着清香的麦堆旁窜过
嘲笑的眸子
揶揄着月光下蜷缩的床单

巡夜的人,舒缓地
吮吸着月光中弥漫的麦香
渐远的脚步
留下一串串沉淀淀的月痕

如今,喧哗骚动的小河边的打麦场

一边是富丽的楼房
一边是疯长的蔓草
月光,渐渐遗忘了淡淡的馨香

# 忆年少刈麦

张含田

布谷啼时光,农家破晓忙。
动镰风带露,扎捆穗凝香。
一晃机驰骋,谁人意未央。
园田寻旧事,不见少年郎。

# 办好民生实事

赵政统

牢记嘱托分党忧,
康复救助解民愁。
残障家庭多喜乐,
齐夸仁政把底兜。

馨香一瓣

# 温暖

王新磊

在生活中,母亲的亲切与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无限的温暖,父亲的抚爱更让我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浓浓亲情。

在我生下来的时候,父亲因为当兵正在很远的地方,母亲便又当爹又当妈日夜照料我,而且每年都要带我去看父亲,我每次都非常高兴,想到就要见到久别的父亲了,心情自然也很激动。没想到有一次去了,一天晚上,父亲怕我冷便将门窗统统关上,屋里生了一个烧煤的炉火,因为太热,我呼吸急促,母亲赶忙抱起我跑到医务室,经诊断我患了慢性咽炎,后来虽然慢慢好了许多,却留下了个病根,每到夏天如果天气太热,我的咽炎就会犯病。

有一年夏天,我的咽炎又犯了,因为嗓子发炎,引起了发烧,我躺在床上,母亲在一旁照料着我。忽然,电话铃响了,母亲接了电话,我听她说道:"孩子的咽炎又犯了,还发起烧来,看过医生了,还买了点药,那么远,你就不用回来了。"我想那肯定是我的父亲,便坐起身来要接电话,母亲把电话递给了我,父亲随即问寒问暖,我告诉父亲,我很想他,希望他能快点转业,天天陪我。父亲带着歉意对我说:"你在家好好养病,我会回去的,但现在……"他不再说下去,只是沉默,我还想父亲不会哭了吧,但现在想来父亲心里的确充满了内疚,父亲是爱我的,他也不愿自己的女儿有任何事,但由于事业、工作,不能一直陪着我,他听到我沙哑的声音时,内心充满了焦虑与不安,这些我都可以理解,虽然父亲没有陪伴我,但他还是关心着我的,我能时时刻感受到父亲的温暖,这就够了。

父亲当时还在部队,几乎每天晚上,不是我给父亲打电话就是父亲打电话来,我会告诉他我的学习情况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,虽然距离很远,但我和父亲的心是连在一起的。现在,父亲回来了,我们都很开心,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。

父母的呵护,让我倍感温暖,如同在春天里,如同在阳光下,他们的爱让我在苦恼时能够解开心中的迷,打开心扉。

永远爱你们,我的父亲母亲。

■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,未经本报书面授权,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。